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术专著与教材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叙事 ● 中国知青文学

郭小东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

郭小东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2

ISBN 7-5360-4530-1

I. 中 ...

II. 郭 ...

III.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4246 号

责任编辑：申霞艳

技术编辑：易 平

平面设计：布 尔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东莞市东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375 1 插页

字 数 270, 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530-1/I·3610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中国知青文学，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无法中断的话题，正如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始终与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联姻一样，中国知青文学一开始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部分，这种命运决定了这种文学状态的政治意识形态特质，以及它与长期以来处于政治化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同一性。

这个话题并不因为历史的远去而被淡忘，相反，它在 80 年代的爆发，90 年代的溃退，21 世纪的复苏这种浅表的遮人耳目的认识背后，始终以一种灼人的地火般的姿态在潜行焚烧。变换着各种面貌，扭曲着种种身份，以各式各样的角度方式和话语，在文坛顽

强地显示自身。这个创作主体，不管它已经更替了几代人，已然摆脱了初始的虚妄狂桀乌托邦语境，进入一种中年的惶惑困顿同时踌躇满志的自足，有一点可以断定，它已经从惨痛的人生波折中，顿悟并获得嘲笑自己同时嘲笑生活的资源。它已经从一个充满革命理想的共产主义事业红色接班人，成长为一个老谋深算但依然在憧憬着人类大同的孤独者。无论是那些有着知青经历的老牌知青作家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王安忆、张抗抗，还是比他们年轻得多没有多少知青阅历的何顿、韩东、刘醒龙等等，不管他们以何种截然不同的知青姿态和文本呈现于世，他们依然要共同面对一个依然横亘在历史面前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知青运动和几千万即将老去的知青人群。这些被欺凌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还活着，活得艰辛困顿茫然，在他们的脸上、心灵里，那场运动没有消失，历史也没有远去，它依然活生生地活在记忆中和现实中。那是一页翻不过去，沉重得无力翻动的历史。

在城市的穷街陋巷，在边远的依然荒凉的乡村，你依然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那些昔日憧憬但已经满目疮痍的老脸——知青脸，那些在坚实的岁月里让空洞侵蚀的脸。这些脸，在知青文学中，还没有被大面积的、真实且深刻地呈现着。这是知青文学从政治化走向人生化的一个契机。推动并决定知青文学命运的，正是这一群人，他们才是中国知青运动的活的证人，是那段历史活的写照，也是一场政治闹剧的真正结论。

这个结论从没有被堂皇地提起。总是晴晴雨雨，总是充满阴霾，总是欲说还休，总是半遮半掩。有时锣鼓喧天，忽而又寂静无声，常常有各种消息传来，总也是明明暗暗，暮色阑珊。最突出的是那套《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它的出世是壮丽的：“献给曾经是孩子的知青和知青一代的孩子”，它的号召是大声的：“让真实的历史在这里凝固为化石、碑林和铜鼎铭文。”它的邀请是坚定的：“请未来世纪的文明记住：太阳系这颗最壮丽的行星上，曾经有过怎样空前绝后的这一页历史。”它的决心是可敬的：“有心从虚饰中

突围，深刻楔入人类精神的真实处境，从而获得一种广阔而深远的历史感与人类感。”它的拒绝自然也充满良知：“拒绝表述记忆的僵化、矫饰、轻浅和圆通，鼓励将记忆靠近良知的自我解剖与灵魂酷审。”也许是它的开场白和仪式过于隆重，也许它的命名太过于政治化同时民间化，也许它的对内容的宣言太过于强调青草味和血腥气，太过于表明对真相和事实的钟爱，也许这一切所形成的质地粗糙以及人为的抚摸，令人想起了一些什么，也许它确实过于张扬地触动了什么神经，也许它把本该委婉、本该含蓄、本该曲折说出的话，一点儿也不圆通地嘶叫出来……也许是它有意远离文学而走近纪实，这种将文学虚构等同虚饰的偏见等等，最终将它在书架上的身影消隐。同时还有不好的消息传来。

编者岳建一与我相识多年，是我非常敬重的作家和编辑家，他对草根社会和知青人群的关注；其激愤与痴迷令他依然是一个“愤青”。2001年在北京，我的《中国知青部落》研讨会上，他孤独犀利的知青话语堪称一绝。在知青文化人中，这样的“愤青”不少，很有代表性。他们总想走在时代前沿，引领一些什么，但总是让潮流推挤到路边，依然无力撼动这个话题的忌讳。

60年代中，当我还是一个初中生时，我就非常钟情知青文学。1965年，我读到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和《边疆晓歌》，这两本书唤起一个14岁初中生生命的萌动，云南和新疆成为我魂牵梦萦的战场，成为我此后奔赴海南当知青的最早动力。这两本书和《反杜林论》在不同程度上，激励我在黎母山的原始森林中度过了六年半的时光。这些时光许是感动了上帝，恩赐给一个“黑帮”的儿子以工农兵学员的名义，而后在1977年走上大学讲坛，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授课。课堂里坐满了和我年龄相仿或大许多的知青同伴，或是我上初中时读高中的同学。一场由于十年文革和知青运动造成的滑稽戏，在1977年的冬天，戏剧性地发生在我与知青朋友之间。好在那时年轻，不知世故，也便没什么压力，否则无地自容。这些现实后来都成为了小说情节。知青文学自然在这些方面显

示了它的深刻性。从那时开始，我对知青文学从热爱进入研究，盖出于从一个知青而为大学教师的职责。

从 80 年代初，我发表第一篇知青文学论文《论知青小说》起，对知青文学的跟踪和追索，就成为我主要的研究方向。这种研究的直接效果，是促使我自己同时致力于知青文学创作，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这两种思维两个领域里，我试图自由地游走，以期寻找一种互为引证的圆通感觉。我企图努力缩短它们之间的距离，又期望以一种“间离”的状态，来维系这种距离。作家与评论家的对峙对视与换位，真的是一种绝好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保持到现在，并成为一种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原动力。

1988 年，我出版了《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对 80 年代的知青文学做了专题研究。此后又陆续地做了几个相关的课题，有了一些新的看法。特别是对知青后文学以及前知青文学文本的比照，从《醉入花丛》到《大树还小》到《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等，我忽然觉得，主流的正统的知青文学的背后，潜行着一条非主流的超现实的知青文学发展线索——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这是一种更为典型的中国叙事。知青后文学的历史命运，因其知青后的中国社会特质，而变幻着非主流的态势，这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文学姿态。它们各自代表了“中国叙事”的各种表述。

于是，我把前述书中 80 年代的知青文学论述，作为“中国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之略作修正补充，然后并入而成为今天这本《中国叙事：中国知青文学》。这是必须向读者说明的。

书中的章节，大多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艺思潮》和《新华文摘》等刊物。成书时服从体例做了一些修正。

本课题研究是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得到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的资助，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绪论 中国叙事：知青文学流程的基本范式》在《粤海

风》发表后，即被《新华文摘》转载，为此得到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奖励，深以致谢。

作者

2004年12月

绪论 知青文学流程的基本范式

中国叙事：当代知青文学的习惯手势·知青文学的三个时期 知青时期文学：活跃但是病态的一脉·知青记忆文学：集体记忆的历史书写·知青后文学：知青文学的另类表现

一、中国叙事：当代知青文学的习惯手势

知青文学，其重要性不仅因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数量与质量，更因其最能显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继承与反叛 20 世纪

中国文学传统，以及对主流文学的认同与检讨。知青文学有当代中国曾经被忽略的人文精神、社会革命和市民世俗思想的主体视野。知青作家更现实、也更深入地体恤中国自 50 年代以来的社会苦难，并对之作真切的文学表达。这是“重写文学史”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内容与重要话题。

“知青时期文学”、“知青追忆文学”及“知青后文学”——这是本课题着重研究和比较的三个知青文学时段。它们之间的联系、差异和对抗，既是时态意义的，更是社会政治和现实变革乃至思想转变，包括文学观念逆转诸方面的。

流放和流放者的文学，对放流的独特的文学追述，流放者的感悟，精神放逐的自我批判与反思，既是中国殊异的社会革命方式所诱导鼓励的产物，又是革命时期的文学证词。理想与憧憬的革命化与对之的反叛，构成知青文学三个哲学时段的文学状态。它们外部状态的对立，隐蔽着一脉相承的内部情绪。

中国知青文学是五四文学最为直接的接续与发扬，它们在这一点上鲜明地区别于其它旧派（如十七年文学）和新生代的文学，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的最后一面旗帜。

二、知青时期文学：活跃但是病态的一脉

它的多元表述与顽劣的历史追诉，像极了 1095 年欧洲十字军东侵，企图以文学的方式收复圣地的决心与期望，终成一个文学时代的病态情结。尽管知青作家出身各异，表情复杂，动机莫测，说法不同，但其整体的文学情绪，全归结于对知青一代梦魇般的歌吟与悲泣。这种宗教般的偏执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凡是沾染了知青经历的作家，概莫能外。

知青岁月，已经成为一种畸形的精神资源，孕育着不同年代的知青文学。

60、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21 世纪，这四个年代构成三

个哲学时段的知青文学。它们因其时代因素和作家构成的不同，文学状态和性质也相应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正是中国知青文学的曙光。

但是，从总体上言，知青文学，在深秋的中年的人生里，我们仍然读不到超然的悲悯；在惆怅的日落时分，仍然无缘领受一份穿透历史真相的深邃目光；在粗砺血腥的追忆中，那种刮骨疗伤的忏悔，仍然迟迟不来。

然而，理性地直指这种畸形的精神资源为病灶时，对以往将近40年的知青文学实绩，应有清醒的检视。

依年代嬗进开列一份知青文学清单是必需的。它展示的文学风信和政治信息，正是中国知青文学从政治的社会呐喊，到文学的悲剧再现，从寻梦到寻根，从集体承担到个人张扬，从自伤自恋到忏悔，从而构成了漫漶40年间的黑色幽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黑色幽默。

这个黑色幽默的破译，源于1979年一篇受到广泛批判，却从没有人认真从文学的哲学角度去认识，并充分诠释的小说：李剑的《醉卧花丛》。这篇小说的文学价值远逊于它的社会认识价值，但是它在哲学上的审美意趣，虽然貌似粗疏，却暗含中国顽劣的政治欣赏和僵死的政治观念。它所含蕴的天大笑话，足以使一个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民族，让世人笑掉大牙。知青文学的早期忏悔从《醉卧花丛》起始，也从《醉卧花丛》中断，时代的思想局限没有使这部同样存在许多局限的小说，从萌芽成长为大树。直至90年代末刘醒龙的《大树还小》，这个关于忏悔的文学话题，才再度以文学的方式提起，但岁月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知青文学在某一个关键之点上，失去了20年深化的机会。

当回到《醉卧花丛》的时候，黑色幽默作为前提也作为背景，作为现实也作为哲学，几乎为我们揭开所有问题的症结，那就是：畸形的精神资源和病灶，源于何处？

一切结论都必须到历史状况中去寻找。

40年的知青文学，不管其最终的文学成就如何，在每个文学时段上，它都充当了主角。

知青时期文学（文革10年期间），知青长篇小说有15部之多（《征途》、《分界线》、《铁旋风》、《山风》、《剑河浪》和《青春》等等），占当时长篇小说产量的一半以上，形成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主流。它以背离现实、虚张声势以及乌托邦纪事为主要特征，而这也正是那时的时代精神。虚拟与先验的文学元素装饰而成的故事、人物、情节与性格，至今读来仍令人忍俊不禁。它们的作者是知青中受宠于当时政治的圣人。（略）

三、知青追忆文学：集体追忆的历史书写

所谓追忆，是对曾经的生活现实消解与删除之后的结果，是一种体验的集体再现。在文学中，它以集体共名的角色表达群体的声音，以个体人物去展示和铺排历史的效果。从本质上看，80年代的知青追忆书写了80年代文学最为辉煌的情景。仍在淌血的民族，捂着伤口忍着剧痛却找不到疗伤良药的民族，仍然在种种似是而非的权力语境中不知所措茫然徘徊，仍然在各种各样难见分晓的争执中缓慢前行……知青文学在这种迷乱中，成为从压抑与血腥行旅中蹒跚而来的人们精神稻草。《伤痕》、《今夜有暴风雨》、《雪城》、《蹉跎岁月》、《本次列车终点》、《北极光》、《年轮》、《孽障》、《桑那高地的太阳》、《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当代骑士》乃至后来的《黑骏马》、《北方的河》、《南方的岸》、《大林莽》、《世界》和《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等，80年代知青文学饱浸着流放地的鲜血与污浊的腥气，以一种在此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从未有过的精神挣扎和灵魂呻吟，铺天盖地地扑向每一个人的心头。尽管80年代的这些文学作品，今天已经淡出阅读时尚，但是，一篇粗糙而且没有多少技巧的《在小河那边》，在当时却引起了地震一般的撼动，仅仅因为它应合了时代翻侧的动作。人们在倾听文学，不如说是在呼唤时

代的变革。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事过境迁之后，因为 80 年代知青文学的粗糙幼稚而轻蔑它们曾经的贡献。须知那是一批勇敢面对真实且忧国忧民的青年作家的生命抗争。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写这些作品时，几乎是没有什么现实功利的，这与当今的许多青年作家，特别是以文学谋生的自由撰稿人的文学立场与态度，是大相径庭的。

当然，那也是一个文学的乌托邦时代，至少在 1986 年之前，乌托邦理想顽强地成为大部分知青作家的精神纽带和创作的基本姿态。以史铁生、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陆天明和王安忆等为代表的知青作家，至今仍然未脱尽乌托邦文学语境的话语方式。尽管在此后的创作中，他们努力矫正以图追赶 90 年代的文学思维，但是，他们无法背叛 80 年代初期形成的文学初衷。他们作为 80 年代知青文学的强势一族，在 90 年代强大多元的文学围剿中，逐渐失去了话语优势。

他们企图新变却只能退守。他们以其文学实践，固定了知青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系在理论上的 80 年代阐释，却无力坚守同时发展这种体系。他们暂时找不到坚守与发展的充足理由，也迷惘于文学现状的多元解释，于是只能以固有的乌托邦情怀，和当下最时尚的话语形式寻求对位。他们害怕落伍的结果是真的落伍了。因为，放弃比坚守更艰难，而一放弃就连坚守的阵地也失去了。他们对早期知青文学的贡献，是以作为中国青年中最早觉醒的一群，使知青文学在其奠基期就已富含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他们曾经令千百万中国民众为之警醒为之落泪。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奠基他们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管是乌托邦，还是别的什么，即便是集体话语或宏大叙述，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负责任地尽到一个中国青年对国家的责任与文学反思。

正是有这样一批迥然于昔的知青文学，才给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界和思想界留下了如此丰富的话题：青春毋悔，青春有悔以急要

不要忏悔等等。

这些话题是生长于、存在于 80 年代的文学资源之中的，离开了 80 年代的文学的生存环境、政治环境和开放程度，我们无法对之作出明确的臧否。

当我们透过这些作品，看到一种类似十二月党人被绑赴西伯利亚流放地，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风范时，我们也就约略知道 80 年代文学的精髓，那种在今天看来尽管不乏粗糙模式化的文学话语所奔流的殷殷鲜血。我们自然也就会因当下多样但是苍白失血的文学，而思索一些别的什么。

否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肯定之后出现的另一部分同质的知青文学作品呢？这些以《血色黄昏》、《中国知青梦》以及“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为代表的纪实性作品，这些缺少文学性，强调现实意旨，以其粗糙的文学方式，却更逼真粗砺的生活内容问世的作品，在更大范围内挑起了读者的欲望，原因只有一个，人们急于知道文学背后发生了什么？这是百年文学史对中国政治与现实人生的吸附所致，也是知青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畸形与病态的因由。

对于 80 年代的中国社会来说，文学不仅仅是文学。这是一个常识。

在问题很多的当代中国，真实的中国文学远不是象牙之塔，远不是虚构中的小资情怀，远不是咖啡厅里无聊的优雅。因为，当下的中国作家，历史与现实，环境与文化都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教养与给养。在那些描述所谓小资情怀，自诩为小资格调，沉溺于自慰自恋的作家作品中，我们读到什么呢？小市民的狭隘与无病呻吟的情感挥霍。

在 21 世纪回眸 80 年代文学，那种天降大任的文学状态，那种由于苦难与血污所浸润的潜在忧郁，是今日沉湎于生存泡沫中的小资情怀所无法体验的。

我并非在绝对肯定的意义上去评价 80 年代的知青文学，相反，我对之的保留，在后面的论述中会更其尖锐，我在此处，只是想从

更确切和真实的尺度上，去窥视 80 年代以降的知青文学，究竟有什么动态的变化？它在充分政治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中，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它的所有后来被看作缺点的东西，恰恰是它对 80 年代文学的历史贡献。

80 年代的知青文学，以查理·H·佩尔斯的说法，它是“审美或意识形态十字军的一部分”。文学作为目的，远非 80 年代作家的观念，50、60 年代的文学惯性，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文学观念，依然是此时的创作主流。尽管作家主观上对此有所反叛，且对文学的主体性已有些逼近，但大部分作家依然在激进理想的推导下，坚信文学是影响人类活动，传递革命信息，推动社会革命的文化工具。当时的评论家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共同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责任。在此前提下对文学表达了各自的批评，导引着当时的文学倾向。其文学评论立场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对同一部作品，评论界常常表现了截然不同的评论意向。文学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话题，同时也是一个人文话题。文学事实上承担了一个它难以承担的任务。它的社会功能及其革命性影响在实践上被放大了，在理论上被夸大了。这就是 80 年代文学乌托邦理想的社会背景，同时也决定了 80 年代文学，作为革命时期证词的历史命运。

四、知青后文学：知青文学的另类表现

由 80 年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承担建设起来的知青文学的整体悲剧风格，在 90 年代迅速式微。王蒙的逃避崇高，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对集体话语和宏大主题，从理论上提出质疑；还有王朔的粗鄙与韩少功的寻根，方方和池莉等新写实主义的文学实践，文学迅速趋向多元，呈现为时尚所招安的文学势态。知青作家纷纷转向，张承志以笔为旗的宣言成了风中绝唱；梁晓声、史铁生的退守却顺应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势。他们或告别热情与悲壮，或以平和心态叙写人生秋天的丰饶和宽厚，前者是梁晓声的系列作品《九三漫忆》、

狼藉的日子》等。这些作品以一种反叛主流的另类叙述，呈现 80、90 年代至今知青文学的非主流倾向。这是对主流知青文学的惯常手势——成功者说的叙述特征的无情奚落，也是对青春毋悔的全面颠覆。它们完全抛弃主流知青作家的文学观念、文本方式和写作手法，而以非知青视角的异度审视，边缘立场的重新确立，讽刺的文学态度，非严肃性的文学抒写，以及对以往知青文学传统的坚决割裂与蔑视，超越历史评判，同时肯定一种无意义的人生状态，向庸常和常识靠拢，推捧生命本能，以破碎的生存境遇和低俗的欲望观念，去对抗以往知青文学中常见的弊端——对“我”的消解，而以“大我”的共性经验去编织故事，以达到史的证明和结论的企图。从而把个体的人，独特方式的“人”字高悬于俗世之上。这是文学中人本主义精神的异度张扬。上述文本均产生于作者对知青生活的重新想象，是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想象写作。

知青后文学时段所容纳的这种多元叙述状态，是知青文学在历史反思过程中的一种思想追返。它在逐渐摆脱革命文学命题的同时，逐渐褪却其红色恐怖横加于身的精神印记。知青后文学，也将因此更加逼近文学自身。

目 录

自 序 / 1

绪 论 知青文学流程的基本范式 / 1

中国叙事：当代知青文学的习惯手势·知青文学的三个时段。知青时期文学：活跃但是病态的一脉·知青追忆文学：集体记忆的历史书写·知青后文学：知青文学的另类表现

第一章 幽闭语境中的恶之花 / 1

毛泽东与中国知青运动·革命圣经：《青年运动的方向》·乌托邦情怀的文学描状·知青时期的文学表演·另一种声音·伤痕之链·主题的多义性

第二章 知青后文学状态 / 21

知青的悲剧人生和悲剧心理·知青小说品格的阶段性演进·成功者的发言与失败者的哀叹·90年代知青作家的三个层面·知青后状态的精神层面，人性信息的传达·一个残酷的文本的诞生同样历经残酷的求证

第三章 知青文学的另类书写 / 39

非主流倾向的现状表述·《醉入花丛》与“歌德”、“缺德”的论争·迥异于主流知青文学的知青形象·两个异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黄金时代》·难堪的梦魇：《大树还小》·逃离